



著作：[佛教演讲集下](#)

佛所解说的人生问题

在槟城锺灵中学佛学会讲

现在我要讲的题目，是「佛所解说的人生问题」。这个题目里面包括很多问题，很多道理，现在只能随意讲多少而已。

人生的问题，简单地说，有形而下的问题，也有形而上的问题。所谓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」。像人生於衣食住行的需要与否，那便是「形而下者谓之器」的问题；但是人生在世，如果只为衣食住行而活著，那末问题就很简单，只要衣食住行有了著落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然而有些人，智慧深刻，头脑尖锐，把衣食住行的物质粮食看得很轻，而把意志思想上求知的精神粮食看得很重，於是他对人生宇宙的来源，以及人生种种不可思议的演变过程，提出种种质疑，想穷其底蕴。这些疑问，当然是属於「形而上者谓之道」的问题了。

二十五百零四年前诞生在印度迦 罗卫国的悉达多太子，他就是一个

10

富於求知思想的人。现实一切荣华富贵的物质生活，终不能满足他精神上的求知欲，为了要寻求人生真理，以解决人生宇宙的诸多问题，便毅然舍弃荣华富贵，他出家、修道、证果後，就普度众生，他自己彻底解决了许多人生问题，同时也想要替後世千千万万的人来解决未解决的问题。

一、人生生老病死问题的解决

人生为何有生老病死呢？人生既然有生，就免不了要老、要病、要死的。那 纵使「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」，而几十年光景，如昙花一现，转瞬即逝。有何价值与意义可言呢？同时世间法都是相对，既然人生有苦一面的真理，应该也有乐一面的真理；那 乐一面的真理究竟是怎样的呢？这是佛为太子时代游四门後所感触到的问题。後来出家经过多年勤苦修道，在菩提树下，夜睹明星，得到觉悟，发现到自己的生命，无始以来是生生不已的。生命好象大海中无穷无尽的流水，一阵巨风过来，就起一个轩然大波浪，巨

风过後，流水依然，我们人的生命亦是如此，一阵业风吹来，就幻起这个虚幻的身体，业风一息，此身即灭，而生命根本之阿赖耶识，依然生灭迁流生生不已

11

。因此佛了知人生所以有生老病死，这完全是每个人自己过去所造的业因而来的。现在应受的苦报，不是梵天所能生的，也不是上帝所可赐予的。要解除这些苦报，也只有每个人自己努力去修习善因，将来才能证得四谛的真理。所谓苦谛、集谛、灭谛、道谛。苦谛是阐明人生现实的生老病死苦。求不得苦，爱别离苦，冤憎会苦，五蕴炽盛苦的事实。这种痛苦的事实是怎样来的呢？佛就说了集谛。集是因义，招集义，由过去因中招集许多恶业，所以今生受此苦果。这苦集二种谛理，是说明世间一切法的因果真相。但如何可以解除这世间法的集因和苦果，而了却生老病死呢？这须要证到灭谛。灭谛

就是世间法的涅槃；涅槃义为圆寂，即烦恼惑业寂灭不生，智慧功德圆满不灭，是一个解脱生老病死的超越自在的境界。而要达到这种境界，必须先修道谛。由於修道的功德，才能达到灭谛的涅槃。所以道谛是出世的因，而灭谛是出世的果。在这四谛法中，包括世法和出世法的两重因果，同时也把世法出世法的道理概括说出来了。

在四谛中最重要的一法，应该是道谛。若无道谛的修习，则生老病死之苦固不能解脱，涅槃的果亦无从证得。这道谛之理甚多，推广地说，佛说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非道谛；略言之，只有戒定慧三学，处中言之，有四

12

念住、四精勤、四神足、五根、王力、七觉支、八正道。八种正道，即正见、正思惟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这八正道是道谛的命脉，都是以真智为主眼，离邪去非，名之为正。道之一字，本是属于形而上学，极为抽象，佛法所谓「离四句，绝百非」。纯粹是绝对的理则，是去尽主观妄情之所显现的客观真理，可以用「若尽凡情，别无圣解」的两句话来体会它。人生有虚妄执情，烦恼惑染，因此困惑於生老病死境中，故寻求无生老病死之道，希求解脱。各从修证体验此道，解脱生老病死，则此道体离言，亦无可言说。从前佛在灵山说法，有梵志向佛献梧桐花，佛叫他放下！他就把左手所持之花放下。佛再叫他放下！他就把右手所持之花也放下。佛又叫他放下！他愕然问佛：「两手之花都已放下，还放下个什」？佛就说：「就把这个什再放下」！梵志言下顿有所悟，知道是要他放下心中那无形无相的妄情之见。这是佛叫弟子们放下六根、六尘、六识的十八界的执情最著名的例子。平常的人，平日都在六识根尘的妄情中，患了虚妄的错觉打转而不自知，样样认以为是，一经点省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也就摸到什是道的鼻孔了。

明末高僧紫柏大师，一日读高僧传，见传里载了一段故事：有一个本

13

领高强的老贼，仅生一子，存心欲传秘诀，但怕子庸才，不能担当，颇为踌躇。一日儿子向他问道：「父应教儿习艺，否则父有不测，儿将无以养家」？经此一促，老贼乃决意作传法的考验。一夜老贼引儿入巨富之家，先穿墙、次登堂、後入室，拨开锁柜，教儿入柜取物。儿刚入柜，贼便把柜倒锁而出，从容回家。儿在柜中不得出，情急智生，作鼠咬衣声，主人惊醒。燃灯启锁，开柜捉老鼠，贼儿纵身跃出，来个措手不及，一溜而逃。惊醒多人，同起穷追，将被追及，适遇一井，急下巨石，扑咚一声，追者认为贼已跳入井中，围井察看，贼子得从容回家，怒责其父，不应如此陷害。父询逃出情形，具道经历，乃点头赞许他：「你能临机应变，我已传法与你了。紫柏看传至此，呵呵大笑。旁僧问他笑个什？他说：「我笑中有痛，痛他父子情忘，始得作贼」。如不忘情，那肯把独生亲子送入险境；既从容得出，即是大智现前，自然而来，不落拟议。学道忘情，亦是如此，情执一去，正道自生，即所谓「转识成智」了。至此田地，一切生老病死之法，皆无从立足了，还有什解脱不解脱呢？

14

二、人生阶级不平的问题的解决

同是具足五官的人类，为何有种族的隔离？为何由社会制度造成不平等的阶级呢？这因为印度古代相传人类的祖先是梵天王祖公。由梵天王祖公口中生婆罗门族，两臂生刹帝利族，脐中生吠舍族，脚下生首陀罗族。其中以口生的婆罗门为最尊的贵族，以脚生的首陀罗为最贱的贱民。一切待遇皆不能与贵族相等，过看奴隶式的暗无天日的生活。佛为太子时期，就感到人民在不同阶级的社会制度之下所过的生活极不平等，极不合理。为了要拯救这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贱民，所以他不安於王储享乐的环境，要舍俗出家去寻求真理。结果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，就发现到大地一切有生命的动物，他的本性原来平等平等，大家都具足一个佛性，大家都有成佛的可能，理性确是如此。只不过在事实上各人修养的程度各有浅深不同，所以人间就有贫富智愚，贤与不肖的差别。这完全是修养与否的问

题，不是在理性上有绝对不同的距离。那，这完全是自己份上的事情，并不是从什 梵天祖公所生的而有所不同。同时感到梵天祖公既为生长万民

15

的祖先，对于万民应以仁爱为本，平等赐与，平等待遇，众生才会快乐；而今梵天祖公不此之图，反而以不平等的姿态，生产四姓不同的种族，造成社会极不平等的阶级压迫与斗争，则梵天纵有其神，亦无何等价值可言。况根据古代民族的神话，就造成社会一成不改的不平等阶级，不特操纵愚民政策者藉以伸展权势的魔掌，亦是人类自己的愚昧和耻辱。所以佛陀应运而生，就揭示佛性平等，人人皆可为佛的真理，吹起惊心的号角，竖起革命的大纛，推翻了梵天能生万民的邪见，扫除印度社会不平等的四姓制度，使每个人都在真理面前抬头，度其光明平等自由的快乐生活。

佛陀一生奔走呼号近五十年，无非是宣示平等真理，普度一切众生，所以为他所摄度救护的人物，上至王公大臣，下至奴隶乞丐，无不兼收并蓄，便已做恶者令不做，已生善者令增长。在他的教团里，一律过著六和平等的和乐生活，更找不到贵贱悬殊的阶级迹象了。所谓「我佛法中，依戒先後，而别次序，不在贫富。四河入海，同一咸味，四姓出家，皆称释子」。这种平等理论，不光是口头唱的高调，而且还从事实上逐一表现出来。举出个例来说：一如优婆离尊者，在佛的十大弟子中持律第一，尊为上座，受一切贵族人的膜拜崇敬；但他未出家时，是宫中的工役，曾替王

16

子难陀当过马夫。亦有处说他是在宫中当剃头匠的。当时佛成道後约有十年，回到王宫说法，度了五百贵族的释种出家。优婆离因为出身贱族，看到王宫贵族的人出家学佛，自己却无资格学佛，心中不胜忧悲！後来被佛察知其情，就安慰他，叫他不必修苦，佛是人人可以学的，只要自己能发足愿力，没有不可以学佛的。於是就度了他出家，使他得了无上的喜慰。乃专持戒律，勤奋逾早得见道，而成圣果，使後他出家的贵族王子难陀，过去是他的主子，以及其他的国王大臣，皇妃宫眷，都要向他顶礼致敬，十足显示僧团平等的作风。

二如挑粪佬尼提，他是舍卫国一个很贫穷的首陀罗贱民，每天在马路上当清道夫。有一日刚挑了马桶出城倒粪，远远见佛迎面而来，恐怕粪便弄脏了佛，想要躲开，一时慌张过甚，马桶碰到路旁的大树，乒乓一声，粪污四溅，不但自己倒楣，连佛亦被污及，弄得尼提几乎由惭愧到伤心流泪。佛很怜愍他，安慰他道：「尼提，看你很苦，还是跟我出家修道好吗？」尼提答道：「佛陀！跟你出家的人多是贵族，像我这样贫贱的人，那有出家的资格呢？」佛就告诉他：「尼提！你说错了，佛法清妙犹如净水，能洗除人间一切的垢污。出家不论贫富贵贱，只要心地清洁，信愿坚

17

切，皆可得度的」。於是尼提就很欢喜地跟佛出家，和佛同住，过看精诚修道的生活。後来这事传开了，许多贵族派的王臣百官，存著过去尊贵抑贱的因袭思想，都埋怨佛不应度尼提这种贱人出家学道，损害了佛教的尊严，并且对尼提憎恨之极，异口同声说：「我们绝对不去崇拜他，就是供佛斋僧，也不许尼提参加」。同时又把这事奏告国王波斯匿，国王也认为佛这种作法不太对，就马上带同臣民坐车去见佛，预备有所谏；但当他走近佛讲经之处，先见一比丘坐於大石旁边，威仪具足，不觉心中爱敬。但比丘见是王来，迅速避开，以神通从大石裂缝中入寺去了。王更敬仰，後来见到佛：问刚才坐在门外大石上的比丘是谁？佛说：他就是被大家所鄙弃的贱人尼提，因他勤奋修道，现在已证得阿罗汉果，有了神通。王听至此，慢心顿除，深自惭愧。佛对他说：「凡人处世，尊卑贵贱，贫富苦乐，皆由宿作而致：若能仁慈谦恭，敬长爱少，则为贵人；若凶恶骄凭，自大凌人，则为贱人」。於是王及臣民即受佛化，向佛礼敬。又至尼提比丘前礼敬忏悔，愿除傲慢的过咎。从此以後，由於佛法平等真理的薰陶，印度阶级森严的社会制度，就渐渐地被打破了。在这点上，後世读佛经的人，就说佛不但是古代印度的宗教家，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家。

三、人生互相残杀问题的解决

佛为太子时期，有一次山游旷野，看农民耕田，牛犁过处，有许多小动物身首分离，断肢残，为状甚惨；同时又看到鸟兽争食，血肉狼籍。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杀害，亦时有所闻。因此感到人生何以会相争残杀？何以会有弱肉强食的惨情？如果人生没有这些悲惨的事情，大家的生活不是过得很快乐吗？这些问题，一直到他成道之後才获得解答，那就是用慧眼观察众生界过去造下互相残杀的因，所以现在要受互相残杀的果；如果现在仍不觉悟，再造互相残杀的业因，将来仍要受互相残杀的恶果，冤冤相报。无有了时。於是佛动了悲天悯人的心肠，大声疾呼戒杀放生，创立了慈悲仁爱的教义，认为唯有从慈悲感召中才能化干戈为玉帛，转戾气为祥和，否则若从意气斗争中去觅和平，那是以牙还牙，强中还有强中手。因果循环，此扑彼起，彼灭此生，永远也得不到安宁。

慈悲的定义，是慈能与乐，悲能拔苦。和儒家所讲的仁义相近，而意义较为切实，具体和圆满。因佛教的慈悲，在实施的程度浅深上，分有三

种：一、生缘慈，即是缘众生有苦而欲拔除所起的慈悲。这种慈悲是初步的好心，虽有慈悲，我见未忘，即所谓「爱见大悲」，其中夹有我爱我见的成分。例如普通一般人见人有苦，也有动了慈悲的好心，但他这种慈悲往往以我为主，有所偏爱的，或爱我的亲属，或爱我的种族，或爱我的国家，或爱我的宗教，和我有密切关系的就爱心亲点，和我无密切关系的就爱心疏点。即是心存厚薄，爱见未泯，虽有慈悲，而不能普遍平等。二、法缘慈，即是法空缘慈。菩萨佛徒悟达诸法缘起性空，无有实我，亦无实法，而行诸慈悲，心无所著；无所著即无贪爱，无贪爱即无烦恼，无烦恼即不造业，不造业即无生死轮回，永超世间，离苦得乐。然而回顾一切众生，多数迷昧这法空之理，执我执法，分别是非，广造诸罪，沉沦生死，不知出处。所以菩萨动此法空慈悲之心，宣扬妙理，务使一切众生，都明此法空之义，不著有相，解黏去缚，得大自在。三、无缘慈，缘即是所缘的对象。前面生缘慈，是缘众生有苦而起慈悲救度之心；法缘慈，是缘众生不知法空，妄想执著，枉受生死痛苦，怜而愍之，而起慈悲救拔之心；现在的无缘慈，是不分别所缘的对象为何，凡是众生，咸皆救度，盖已体验众生与我同体，万物和我为一，一切众生有痛苦即等於我之痛苦，一切众生得

快乐即等於我得快乐，故此慈悲之心，不起分别，任运现前，普遍平等，一律受惠，即所谓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」。行慈程度到此田地，已臻极则，唯佛如来，有此胸怀，十地等觉，皆不能望其项背。

这种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悲，不独佛能体验到，实施到，就是世间一般圣贤，亦能感觉到，观察到。如孔子的「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」；庄子的「天地与我同春，万物与我合一」；范仲淹的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後天下之乐而乐」；都有仁爱众生的心德。不过他们好像只知其然，而未知其所以然；只从理论上说到人类应该互相爱护，但未曾找出为什么要互相爱护的原因来做理论的根据。佛就不然，他揭穿我们的生命不是今生才有，是多生已来生生不已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不知经过多少次的生死死生。所以他在梵网经说：「一切男人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世世莫不从之受生，若欲杀众生，即杀我父母，亦杀我故身」。这就是佛陀正觉，揭出众生不宜相杀，宜相爱护的原理。因照此理观察，大家多生以来，可能都互相做过父母兄弟姐妹妻子眷属，只因转换了一个娘胎，就迷了互不相识了；如果因互不相识，即互相杀戮，那杀害了眼前的对方，即等於杀害了自己过去约父母兄弟、姐妹妻子。而这些亲属是和我同体的，也

即等於杀害了自己故旧的身体。有了这种同体理论做根据，则行起慈悲来，才觉得真切有意义，不落浮泛空洞，同时感到非如此做不能救济我的亲属，就容易把「当仁不让，见义勇为」的精神付之於实践。人人如此实践，则世界的争杀问题，也不愁不能解决了。

佛学原是人生所需要的学问，平日因乏宣传，所以尚欠普遍和深入，因此今日尚有许多人不明佛理的慈悲和平，往往要从政治、经济、或其他的文化、教育中去寻求和平的路径。他们这样做，亦未尝不可，只可惜各有各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等不同，各以自己的为优良，以他人的不如我，争无有已，宁得和平？如果能从佛法慈悲平等缘起无我的教义中不见恶人，排除异己，化敌为友，那真正的和平便不难实现，和平的口号，也不会永远是高喝入云的名词或动听的高调了。